

名

家

简

传

书

系

MING JIA JIAN ZHUAN SHU

◎ 宋益乔 著

梁实秋

XI



中国华侨出版社

● 名家简传书系

梁实秋

宋益乔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实秋/宋益乔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7
(名家简传书系)

ISBN 7-80120-228-7

I. 梁… II. 宋… III. 梁实秋-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9480 号

● **名家简传书系**

梁实秋

著 者/宋益乔

责任编辑/吕 莺

装帧设计/李志国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秦 真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625 字数/146 千

版 次/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

邮政编码:100029

安定路 12 号

ISBN 7-80120-228-7/K·45

定 价:10.00 元

名家简传书系

第一辑

- | | | |
|-----|---------|---|
| 鲁迅 | 陈漱渝 | 著 |
| 周作人 | 钱理群 | 著 |
| 冰心 | 肖凤 | 著 |
| 巴金 | 李存光 | 著 |
| 曹禺 | 田本相 刘一军 | 著 |
| 朱自清 | 陈孝全 | 著 |
| 沈从文 | 凌宇 | 著 |
| 林语堂 | 施建伟 | 著 |
| 沙汀 | 吴福辉 | 著 |
| 郑振铎 | 陈福康 | 著 |
| 赵树理 | 戴光中 | 著 |
| 路翎 | 朱珩青 | 著 |
| 孙犁 | 郭志刚 章无忌 | 著 |

第二辑

- | | | |
|-----|-----|---|
| 茅盾 | 钟桂松 | 著 |
| 徐志摩 | 宋益乔 | 著 |
| 郁达夫 | 桑逢康 | 著 |
| 钱钟书 | 孔庆茂 | 著 |
| 梁实秋 | 宋益乔 | 著 |
| 郭沫若 | 黄侯兴 | 著 |
| 胡风 | 戴光中 | 著 |

总企划：金宏达

曲建文

印刷监制：陈宝林

目 录

第一章	北京内务部街 20 号 (1903—1915)	(1)
第二章	清华园记略 (1915—1923)	(17)
第三章	唐人自何处来 (1923—1926)	(40)
第四章	海上生“新月” (1926—1930)	(51)
第五章	再见吧 青岛 (1930—1934)	(74)
第六章	漂泊万里行 (1934—1949)	(91)
第七章	漂落台北的一片叶 (1949—1966)	(132)

第八章	泪洒西雅图 (1966—1974)	
		(144)
第九章	心有灵犀一点通 (1974—1980)	
		(162)
第十章	迟 暮 (1980—1987)	
		(185)

第一章 北京内务部街 20 号

(1903—1915)

——
曼余目以流观兮，
冀壹反之何时。
鸟飞反故乡兮，
狐死必首丘。

一个伟大的古诗人在两千多年前写出了如上的不朽名句。它充分抒发出人类对生身故土特有的那种难割难舍、生死以之，但有时偏又欲归不得的痛苦心情。

梁实秋对他的出生地——北京内务部街 20 号——所怀抱的强烈怀恋之情，和古诗人便正好一模一样。

在古老的北京城，内务部街没有多大名气。再早，这条街名叫勾栏胡同。勾栏者，本义为厅院，但元朝以后妓院也称为勾栏。可能因其名不雅吧，才改成了现今的名字。按照梁实秋

的回忆，梁家算不上内务部街资深的老居民，他们的远祖本来居住在河北沙河一带，世代务农为生。梁实秋的祖父梁芝山是个颇有魄力的开拓者，是他首先离开故乡的土地，进了偌大的北京城，凭着个人能力闯世界。一开始，他把家安在了北京东城根老君堂，后来居然得到机会到广东做官，从此一帆风顺，家道日隆。返棹北归时，曾在杭州短暂勾留，这期间，皇家举行乡试，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先生正好到了应试的年龄。功名心特重的老人为使儿子参加考试，遂落籍于钱塘（即杭州），从此，梁家的籍贯一变而成为浙江钱塘。从南方归来后，梁实秋的祖父斥资买下了内务部街20号的房子，从那，世代蕃衍，梁家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内务部街坐落在北京东城，正好处在繁华富庶之区。出胡同西口往北是东四牌楼，正当四条大街的交叉口，商店林立，买卖兴旺，牌楼根“底下靠右侧有一家干果子铺”，是梁家投资开设的。梁实秋小时候常常跟随父亲于晚间到那儿小憩。至则一位山西籍掌柜的便顺手塞给他一瓶用玻璃球做瓶塞的汽水，或者从蜜饯缸里抓出一把蜜饯桃脯的皮子，足可以使他享受一大阵，整个晚上的心情都因此而变得舒展开朗。出胡同东口是南小街子，是一条荒僻的小巷，又脏又臭又泥泞。但儿童自有其特殊的审美观念，在这种陋巷中，他们同样能寻觅到自己的乐趣。梁实秋记忆最深的是他念小学时，每逢走过这条小巷，总要饶有兴趣地站在羊肉床子旁边看宰羊，或者跑到切面铺买“干蹦儿”或者糖火烧吃。

在内务部街，20号梁宅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房子”，院子地基高出街道许多，临街的大门前砌有四层石台阶，人称“高台阶”，显得相当惹眼。大门黑漆红心，浮刻的一副对联为梁实秋积久难忘，道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在旧时代，这本

是极其普通的联语，但梁实秋终生玩味，从中深有所悟。他说：我“近年来越想越觉得其意义并不平凡，而且是甚为崇高。这不是夸耀门楣，以忠厚诗书自许，而是表示一种期望，在人品上有什么比忠厚更为高尚？在修养上有什么比诗书更为优美？有人把‘久’‘长’二字删去，成为‘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四言联，这意思更好，只求忠厚宅心，儒雅为业，至于是否泽远流长就不必问。”

对联确乎平凡寻常，梁实秋陈义也不算高深，然而今日听来，已令人产生恍如隔世之感！

当一个人逐渐脱离婴儿期完全蒙昧无知状态，开始对周围环境朦胧地有所体察并能作出反应的时候，他最早接触到的人事生活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人这一辈子，许多大事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以至完全丧失印象，唯有童年时代的经历终生难忘。

梁实秋在这个世界上，最早“认识”的，是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共生了一个孩子，梁实秋是家中的老四，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二一个姐姐。父亲给他取名梁治华，字实秋。孩子虽多，但父母的爱是宽厚无边的。小时候的梁实秋充分享受过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

父亲梁咸熙原籍河北大兴县，幼年时身世孤苦，幸被梁芝山领养为子，得以上学读书。自毕业于京师同文馆之后，即供职于京师警察厅。其人有教养，不守旧，在旧时代知识分子中是比较难得的人物。在家庭中，父亲也很开明，对旧的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精华及新时代的文明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父亲很温和，对孩子很少疾言厉色过，但要求很严格，他强烈地期望自己的孩子中有能干成大事業者。

对待儿时的梁实秋，父亲好像特别钟爱，公余有暇，常带

他去厂甸游玩，那里热闹繁华，百货云集，有数不清的旧书铺、古玩铺、玉器摊等。至则父亲如入宝山，每次总要买回一批数目可观的书籍、古董。一年临近春节时，父亲带梁实秋到了厂甸，那天游人特别多，“不少人故意起哄，因为里面有的是大姑娘、小媳妇。父亲手里抱了好几包书，顾不了我。为了免于被人践踏，我由一位身材高大的警察抱着挤了出来。”虽然有惊无险，但也足够令人心惊胆战的了。梁实秋牢牢地记下了这一幕，好长时期后，一提起厂甸，还不免谈虎色变。

父亲是个美食家，常爱到北京那些有名的饭庄、酒楼留连，尤其喜欢光顾厚德福饭庄，与掌柜的陈莲堂因此而成为莫逆之交。后来，父亲力劝陈莲堂扩大营业，并且借箸代筹，自己也作了少量投资，在沈阳、哈尔滨、青岛、西安、上海、香港等地设立了分店。父亲去饭庄吃饭，梁实秋也常“随侍”在侧。其实，“随侍”是名，满足口腹之欲才是实。六岁时，梁实秋随父亲去煤市街的致美斋吃饭，异想天开地竟喝起了酒，父亲微笑着未加禁止。“酒有别肠，不必长大”，父亲大概是相信了这句古语吧。岂料几盅酒落肚后，便醉眼朦胧起来，“先君禁我再喝，我一声不响站立在椅子上舀了一匙高汤，泼在他的一件两截衫上。随后我就倒在旁边的小木炕上呼呼大睡，回家之后才醒。”惟酒无量，以不及于乱为度。梁实秋回家以后深深地为自己这次饮酒致乱懊悔，觉得有负于父亲的仁慈宽和。长大成人后，喝酒的机会更多了，但有了那次经历后，再不肯饮过量之酒。“花看半开，酒饮微醺”，《菜根谭》上的这句话，成了他饮食征逐场上的箴言，以为那“才是最令人低徊的境界”。

父亲有一所书房，名曰“饱蠹楼”。居家时，他的时间就都消磨在饱蠹楼中。房共三间，内设一床，午后可以在内小憩。他毕生喜欢研究小学，并且旁及于金石之学，每当出游，辄以购

书为乐，积年累月，遂成大观。照梁实秋的儿子梁文琪先生说：饱蠹楼内“自地及宇，皆书，不见墙。书的内容很纯，皆小学。”以至于翻阅取书须要爬上高高的木梯。这个书房对于孩子们说来是个禁区，不准随意入内，梁文琪说“就是叔叔姑姑们皆已长大，仍是不准进这书房的。”唯有梁实秋是个例外。父亲或许看出他像是个有出息的，所以特准他可以自由进出，自由的翻阅图书。书多后保藏便成了大问题，为防霉烂虫蚀，父亲常常晒书。每晒书，必举家动员，“全家老小都累得气咻咻然，真是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见有衣鱼蛀蚀，先严必定蹙额太息，感慨地说：‘有书不读，叫蠹鱼去吃也罢’。刻了一题小印，口‘饱蠹楼’，藏书所以饱蠹而已。”其所以名饱蠹楼盖取义于此。数十年后，解放军攻占北京，梁实秋仓皇离家出走，临行时，犹拳拳以藏书为忧，一再叮嘱家人“要按时晒书”。他逃难到广州后，发现随身带来的一些书籍被虫蚀得厉害，“不禁想起从前在家乡晒书，往事历历，如在目前。”于是等到一个晴和的好天气后，将书一册册放到阶前展晒。适有人来作客，看到书籍遭受虫鱼蠹蚀的惨状后，对梁实秋开玩笑说：“读书人竟放任蠹虫猖狂乃而！”梁实秋正色作答道：“书有未曾经我读，还需拿出曝晒，正有愧于郗隆；但造物小儿对于人的身心之蛀蚀，年复一年，日益加深，使人意气消沉，使人形销骨毁，其惨烈恐有甚于蠹鱼之蛀书本者。人生贵适意，囊鱼求一饱，两俱相忘，何必戚戚？”这一番话，有追思父亲晒书往事，而深感“子女不肖，贻先人羞”的意思；细细玩味，恐怕也还包含了另一种更深层次的意思。身处战乱，不能无忧，今天的晒书，何异囊日，只是晒书时的情景、所体会到的乐趣已今非昔比。故而才“想起饱蠹楼前趋庭之日，自惭老大，深愧未学，忧思百结，不得了脱”。

梁实秋的母亲是杭州人，能干而贤惠。从母亲那儿得到的温暖，是梁实秋水难忘怀的。他曾深情地追忆，小时候，“姊妹兄弟四个孩子睡一个大炕，好热闹，尤其是到了冬天，白天玩不够，夜晚钻进被窝齐头睡在炕上还是吱吱喳喳笑语不休，母亲走过来巡视，把每个孩子脖子后面的棉被塞紧，使不透风，我觉得异常的舒适温暖，便怡然入睡了。”每逢想到母亲给塞被角的往事，梁实秋便不禁泪眼模糊，由此他深深感受到“母亲当年那一份爱抚的可贵”。

在梁实秋脑海里留下清晰印象的另一桩往事，是母亲给他梳小辫子的情景。老年时，他曾以戏谑的口吻给别人唱起过一首北京的儿歌：

小小子儿，
坐门墩儿，
哭哭啼啼的想媳妇儿。
娶了媳妇干什么呀？
点灯，说话儿；
吹灯，作伴儿；
早晨起来梳小辫儿。

幼年时代唱起这首儿歌，感兴趣的其实并不在“点灯说话，吹灯作伴”那些更复杂、更深奥的内容，反倒是对最后一句有更真切的体会。这是因为梁实秋对小时候留在脑袋后面的那条小辫子太憎厌了，憎厌它像猪尾巴似的难看，也憎恶梳理时的麻烦。他诉说道：“睡一夜觉，辫子往往就松散了，辫子不梳好是不准出屋门的”，因之，早晨起来梳辫子便成为大事。辫子必须由母亲给梳，而母亲又很忙，所以梳时不免手忙脚乱，有时梳

紧了，直揪得头皮发疼。由于这个缘故，梁实秋非常讨厌这根怪物般的“猪尾巴”。年龄渐长后，父亲给他读《扬州十日记》、《大义觉迷录》之类的书，又给他讲述清军入关之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故事，愈加增长了他对辫子的反感。辛亥革命后，他一溜烟似的跑到东总布胡同西口路北一个新开设的理发馆，一刀下去，辫子落地，虽是“连揪带剪，相当痛，而且头发渣顺着脖子掉下去”，但仍感到“十分快意”。自然，这些已都是后话。

母亲有时候也会发脾气，那是在他发蒙后对他进行教读的时候。小时候的梁实秋非常淘气，对“人手足刀尺，一人二手，开门见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类文字实在缺乏兴趣。每当看到他读书不认真，母亲就高举着笤帚疙瘩进行威吓。不过，真打的时候并不多。每次都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有一次，母亲督责他读书，读到“一老人，入市中，买鱼两尾，步行回家”，不由大惑不解，问母亲“为什么买鱼两尾就不（步）许他回家”？

也是在此期间，开明的父亲给儿女们订了一份商务印书馆出的《儿童画报》，以培养孩子们的想象能力和审美情趣。与此同时，梁实秋还翻阅了家中保存的一箱《吴友如画宝》。对上面的文字似懂非懂，仅能了解大意，但梁实秋自觉从中认识“社会人生不浅”。关于性的知识，他说，最初便是“八九岁时从吴友如几期画报中领悟到的”。

总的说来，内务部街20号梁家的家庭关系是和谐、美满的。但如同一部优美的乐章中也可能存在着不谐和音一样，在这个不缺少温暖和厚爱的家庭中也存在着阴冷、恐惧的另一面。旧时代中大家庭特有的那种“封建色彩”在这个家庭里同样有所表现。

比如，每天早晨起床后，一群孩子必须排着队到上房给祖父母请安。仪式严肃而隆重：“像早朝一样的肃穆而紧张，在大柜前面两张二人凳上并排坐下，腿短不能触地，往往甩腿，这是犯大忌的，虽然我始终不知是犯了什么忌。祖父母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手指着我们的前后摆动的小腿说：‘怎么，一点样子都没有’，吓得我们的小腿立刻停摆，……当时我心里纳闷，我甩腿，干卿底事。”想是那样想，可是当时没有哪一个敢于说出来。

再如，大家庭的膳食也是有严格等级规定的。祖父母吃小锅饭，父母亲和孩子们吃普通饭，男女仆人吃大锅饭。祖父母的所谓“小灶”，其实，也并没太大的区别，同样是爆羊肉、烧茄子、焖扁豆之类，不过是细切细做而已。有时碰上祖父高兴了，用筷子夹起一块半肥半瘦的羊肉片塞进孩子嘴里，孩子们不但不欣赏，还会“闭着嘴跑到外面就吐出来”。这里让人不舒服的，不是饮食具体内容的区别，而是通过饮食一道所反映出来的等级尊卑关系。家庭，本来应是一个最富温情的地方，如今，却因为彼此需要划清“界限”而凉薄了许多。

二

梁实秋那一代人后来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于各个方面都纷纷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几千年文化传统中最有特色、也最难以取代的一代。历史似乎特别垂青于他们，责无旁贷地赋予他们以对性质相差最大的两种社会形态、思想文化形态以摧陷廓清的任务；于是，在努力践行这种历史使命的过程中，一大批人物成为各个领域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巨人。

也就是说，正当他们降生的时候，中国社会踏进了一个较

之此前数千年都有巨大差异的时代。梁实秋上小学时，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皇帝被推翻了，中华民族这条历史长河中的大航船好像也要按照已被许多先进民族证明是正确的航线拔锚起航了。然而并不，皇帝的标准的封建统治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军阀的不那么标准的封建统治；正统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遇到了挑战、甚至受到挞伐，不那么正统的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依然禁锢着多数人的头脑。中国的航船在淤泥中陷得太久、也太深了，以至没有足够的动力、单凭一两次简单的“运动”已不足以将之拖出封建的泥沼。命中注定，它似乎还要在封建泥沼中挣扎、呻吟更长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华民族，这是个悲剧；但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环境中的优秀人物，则成为一种机遇，历史给他们提供了充当“英雄”角色的客观条件。

所以，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是比较有趣的。他们的存在环境是那样的混沌迷离，清浊莫辨。鲁迅多次讲到的早上声光化电、晚上子曰诗云，此处握手拥抱、彼处磕头打拱的情景，正是那一代人所共同面临的生活窘境。他们谁也摆脱不了这种荒诞的生活真实。——然而，恰是这种荒诞的现实环境，培养、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一代精英。

梁实秋的小学时代，便是在充满了这种荒诞色彩的环境中度过的。

他最早上的学校，是设在内务部街西口内路北的一个学堂，离他家很近，只隔着四、五个门面。既称学堂，当然有别于私塾；但学堂的名字却又作怪：因校门横楣上有砖刻的五个福字，故称之为五福学堂。开学那天，学生们一律被要求穿戴上缨帽呢靴，站成整整齐齐的队伍，然后便有“穿戴整齐的翎顶袍褂的提调学监们摇摇摆摆地走到前面，对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领导全体行三跪九叩礼”。

这一幕给予梁实秋的精神刺激颇大，甚而动摇了他心目中原本不错的孔子形象。在此之前，他读过《孔子家语》，对其中的一段话记忆很深：“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独立东郭门外。或人谓子贡曰：‘东门外有一人焉，其长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颡，其头似尧；其颈似皋陶，其肩似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如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欣然而叹曰：‘形状未也。如丧家之狗，然乎哉。’”他以为这段记载很传神，说明孔子其实是一个很近人情并富有幽默感的人。但非要莫名其妙地尊他为“至圣先师”，还得行三跪九叩大礼，则不免启人疑窦：有必要吗？在五福学堂给孔子牌位行礼那次，梁实秋随人家站起来使劲地拍打膝头上的尘土时，口里不言，心里可老嘀咕着这么一个问题：“孔子是什么模样，毫无所知，为什么要给他行三跪九叩我也不大明白。”多年后，梁实秋到美国西雅图一家日本杂货店遛弯，见那个店的后门外有一小片空地作停车场，墙上以英文写了一行字：“孔子曰：‘凡非本店顾客，请勿在此停车’。”由这个笑话，梁实秋深受启发，他想到的是：“这位日本老板很有风趣，虽然是开玩笑，但没有恶意，没有侮辱圣人之意。我们从他的这场玩笑，可以看出若是把孔子当做一个偶像看待，那是多么令人发噱的事。”

由于以上的缘故，梁实秋对于他的发蒙母校，没有留下好印象，只有一点往事他觉和还值得怀恋：“后院有一棵合欢树，欲称马缨花，落花满地，孩子们抢着拾起来玩，每天早晨谁先到校谁就可以捡到最好的花。我有早起的习惯，所以我总是拾得最多。”

没有想到的是，后来这个学堂关门大吉，连这种水平的学校也无法再继续上。关心子女教育的父亲只好在西院书房里开辟了一个书塾，请了一位名叫贾文斌的清朝拔贡，来教授梁实

秋和他的大哥、二姐共三个学生。

五福学堂尽管陈腐，究竟还是在新风气下办起的“学堂”，究竟还有一批天真烂漫又活泼调皮的孩子朝夕为伴，究竟还可以抢先起早去捡落满院子的马缨花花朵。现在，重新回到这沉闷得发霉的私塾之中，对于梁实秋和他的兄妹们来说，无异是一重大的精神打击。虽然这贾文斌先生不再让他们反复地去读那枯燥乏味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事实上是梁实秋姐弟们都已读过）之类的旧式儿童教科书，而是教他们从“人、手、足、刀、尺”、“一人二手，开门见山”和“司马光幼时……”的新编国文教科书读起，但他们总是懒洋洋的打不起精神。像小鸟渴望天空一样，他们也时刻在幻想中编织着理应属于他们自己的广阔神奇的世界。

特别令他们难以忍受的，是这位贾先生全然不懂现代教育，对学生仍然恪守着传统的教育方式。他的教育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念背打”三部曲。

如同叛逆行为往往产生于高压和强权统治一样，梁家私塾教育的结果孕育出的是子女们各种形式的反抗。按一般标准，梁实秋兄弟姐妹们是应该属于所谓“好孩子”行列的，他们生长于较好的家庭环境，有教养，通人情，性格也大都偏向于温和、醇厚一路。但私塾中的那种扼杀儿童天性的教育方式终于使他们再也忍无可忍。于是，他们想的不是先生一再要求的认真读书，恰恰相反，而是掏尽心思地同先生捣乱：梁实秋是这样记述他的书塾生活的：

书房有一座大钟，每天下午钟鸣四下就放学，我们时常暗自把时针向前拨快十来分钟。老师渐渐觉得座钟不大可靠，便利用太阳光照在窗纸上的阴影用朱笔划一道线，阴